

特殊学校

天下事物往往与俗世一般——繁华之外总有边地，强健之中亦有羸弱。在油田的版图上，同样存在着—群被称为“边远井”的油水井。

中国第二大油田——胜利油田在黄河三角洲上的主产区，有一个东辛采油厂。那里，尽管抽油机林立、管线纵横交织，却有一些井，静静地待在油气勘探形势图的最边缘，蜷缩在荒野或繁华城市的夹缝中，像是被时光遗忘的一块块废铁。

它们，全都是“边远井”，都是些“不合群”“有性子”“难伺候”的家伙，主要有这么几类：

性格孤僻型。远远地撇开热闹的井群，独自守在盐碱荒滩的尽头、芦苇荡的深处，或是某条乡间土路的拐角。它们太偏了，偏到几乎真的被废弃了。

生来体弱型。产量低得可怜，细细的一缕油流，如同衰竭的脉搏。这点产出，就算是给它铺上管线，因为油量太低，流着流着就流不动了。所以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方法，派油罐车，取水一样，隔三岔五地去接，一点一点地攒。

命运尴尬型。它们并非身在荒原，反倒陷落在城市最繁华的腹地。四周是拔地而起的高楼、车水马龙的街道，机器的轰鸣必须压低。它们被文明的丛林包围，同样无法与远处的同伴牵手，也只能依靠一辆辆笨拙的油罐车，在夜色或清晨，完成一次次秘密的交接。

脾气古怪型。采出的油品格外稠厚，黏糊糊的，性子执拗，根本无法在管道里顺畅地奔流。对它们，也别无他法，只得用罐车来“请”。

还有一些，在此不必一一列出，反正都是些老大难，“刺儿头”，是产量报表上最难看的数字，是油田肌体上一些看似最无用的盲肠。按通行的效益准则衡量，它们早该被划去，但东辛采油厂有个原则：哪怕只剩一滴油在喘息，也要给它一个坚持下去的理由。

2015年6月，采油厂作了一个特别的决定：成立一个“边远井采油管理区”。这名字听起来，不像一个生产单位，倒像一所特别的学校，或者一个耐心的收容所。它的任务，就是专门去照顾这些散落各处的、“不合群”的油水井。后来一经摸排，“不合群”的油水井，其真实数量令人惊讶：居然有235口之多。

为了管好井，管理区设立了技术室、安全中心，下设几个注采站，还专门组建了“原油拉运站”，每天从荒滩尽头、从芦苇深处、从繁华楼宇的缝隙里，把那一份份“稠油”或“低产油”“抠”出来。

东辛采油厂矿区占地884平方公里，边远井星星点点散布在这片土地的每个边角。若论方位，最北的是黄河故道边的盐225井组，最东的是位于渤海广利港的营783井，最西的是董集镇的营925B井，最南的则是小清河边的王10井。它们当年都曾是“探井”，打下去后，只有王10井产量稍高，其他井的产量像一缕游丝，细细的、弱弱的，似断非断，悬在效益的边缘，属于“低渗、低产、低效”那一类。

这些“刺儿头”井虽然脾气各异，但仍有两条路可走：能改造并入管网的，就叫“拉改输”；实在改不了、油品太稠或位置太偏的，就只能永远依赖车轮。这些年，他们陆陆续续“改造”了十六口，又“交出去”二十七口，还送走一批批被培育好的孩子。如今，像剩下最顽固的四十五口井，和七十五个人牢牢绑在一起。

边远井管理区党支部书记渠源自嘲，这里像个“特殊学校”，专门收容和改造这些“落后分子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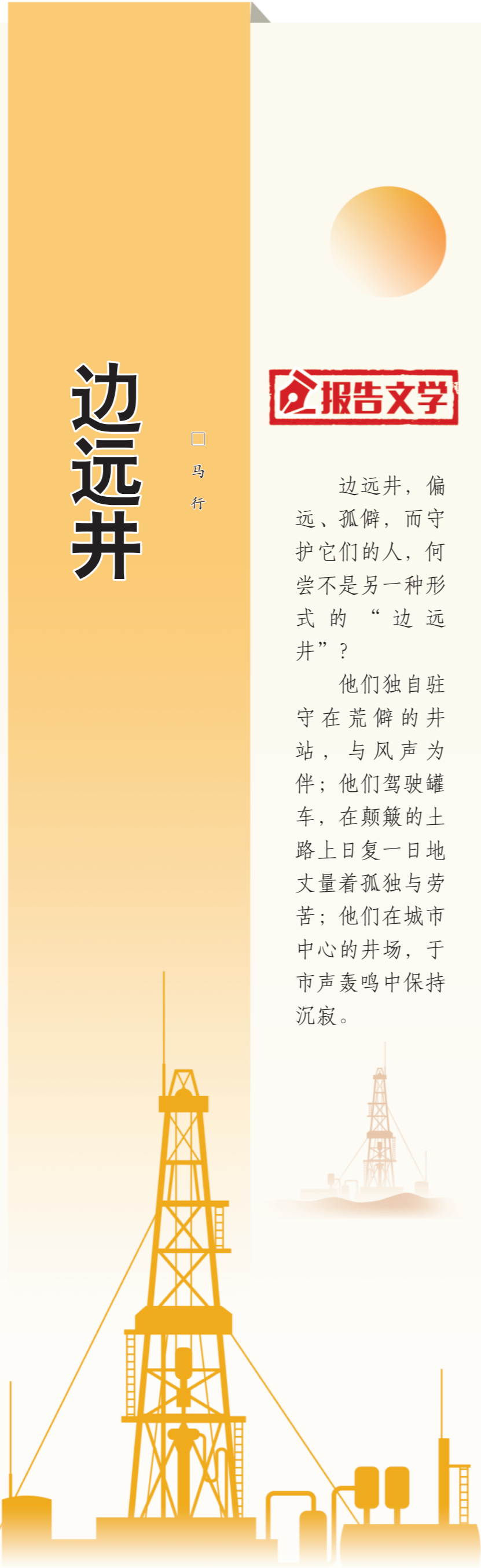
这四十五口井，分散在十八个驻井点。每个点往往只有一两个人，是真正的“单兵作战”——自己做饭，自己守井，自己面对漫漫长夜的寂静。

唤醒“差生”

生产副经理徐欣的舞台，不在那些寂静的驻井点，也不在尘土飞扬的拉油路上。他的阵地，在生产指挥中心交织的讯号线与闪烁的屏幕之上。他是另一种意义上的“驯服者”，面对的不是散漫的“落后分子”，而是一个个天赋异禀却桀难驯的“特殊学生”。这些学生，沉睡在远比常规油层更深、更致密的页岩之中。

1980年，徐欣出生在青岛胶县。海风吹大的性子，让他对征服“非常规”的事物有着格外的执着。他常常觉得，自己像个特殊学校的教导主任，而2022年的春节前，他迎来了“建校”以来最棘手，也最具潜力的一名“差生”——丰页1—1HF井。

“HF”，意味着非常规。这口井就像个天赋极高却紧闭心门的“差生”，体内蕴藏着惊人的能量，但引导它释放的代价与风险同样巨大。转化“差生”的手段，是一场代号“压裂”的集体攻坚。徐欣必须从头学起，学习如何与顽固的岩层对话，如何调配这场“教学”中的每一个关键角色。近30台压裂车，是轰鸣的教具；来自采油



边远井

马行

报告文学

边远井，偏远、孤僻，而守护它们的人，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“边远井”？

他们独自驻守在荒僻的井站，与风声为伴；他们驾驶罐车，在颠簸的土路上日复一日地丈量着孤独与劳苦；他们在城市中心的井场，于市声轰鸣中保持沉寂。

厂、采油院、测井公司等各方的近两百名专家与技术工人，组成了最专业的“教学团队”。

临近年关，万家灯火渐次亮起，而荒原上的丰页1—1HF井场，却被不眠的工业灯光照得通明。教学过程一旦启动，便不能中断——地下的岩层被高压液体强行“启发”，一旦停顿，“灵感”便会消散，这个“学生”可能就此彻底“沉寂”。

时间成为最严苛的考官。原计划十八天的“教学周期”，被压缩到必须以分秒衡量。徐欣和他的“教员”们，把全部身心都安放在了井场。困极了，就在椅背上靠一会儿。整个管理区的领导班子，都在这个特殊的“课堂”全程督战。

那是将意志力熬到极限的日夜。他们曾在二十四小时内，连续“自发”了三个油层。机器的轰鸣是唯一的讲堂钟声，流动的数据替代了新春的问候。终于，在第十天，他们完成了全部33个层段的“教学”。最终，这个曾令人揪心的“差生”，投产后果竟交出了日产262.8吨的惊人答卷。它不仅成为中国东部第一口成功开发的页岩油井，更一举刷新了当时全国页岩油单井产量的最高纪录。

丰页1—1HF井，这个从边远井管理区走出的“特殊生”，用奔涌的

油流，兑现了它深藏的天赋。

屏幕前，徐欣看着那跃动的产量曲线，脸上有了淡淡的笑意。他深爱这份工作——爱这种将看似无望的“差生”，一点点唤醒、引导，直至见证其脱胎换骨、走向辉煌的光芒历程。

守护者

在广袤的土地上，有人守着旷野孤井，有人护着城中灯火。他们是最平凡的采油工人，也是最执着的大地守护者。

营104岗辖区的最边缘，有两口井，日产液量5吨。守护它们的人，叫范胜利，生于1967年的他是名副其实的“油二代”。“胜利”既是油田的名字，也是父亲为之奉献一生的誓言。

在范胜利的记忆里，父亲口中常念叨的，是“四十个人抬一根钻杆，一晚上能走十公里”的创业岁月。那些故事里的汗水和号子，是他童年听过最入心的歌谣。

2016年，八十一岁的父亲病重，却突然执意要回一趟四川老家。两天时间里，父亲在老家的山坡上找

到祖父母的坟堆，跪在没膝的荒草中，号啕大哭。那样子，就像一个迷路半个世纪终于摸到家门的孩子。村里老人说，百年来，全村只有两个人出去了就几乎没再回来：一个是当兵的，一个是搞石油的。搞石油的，就是范胜利的父亲。回东营第二年，父亲就走了。石油人的一辈子，就这样在两种乡愁之间漂泊——一头是回不去的故土，一头是离不开的油井。

1985年，范胜利从胜采技校毕业，踩着父亲的脚印走向旷野。2020年，他来到营104站，之前已经换过七八个驻井点，每个点都是一间板房、几口井、一片无垠的荒原。如今，他依然独自守着这两口井。

路是土路，坑坑洼洼。他自己掏钱买了辆SUV。每日清晨五点，天还黑着，他就得起床巡井，检查液量，向调度汇报。前年下大雨，路断了，他出不去，进不来，靠着提前看了天气预报多买的五斤馒头，对付过去。

早餐永远是几块饼干凑合一下。驻井点没有卫生间，洗澡更是奢望。冬天最难熬，铁皮板房冷得像冰窖，夜里哈气成霜，他总得在半夜挣扎着爬起来，给那些怕冻的设备逐一加热保温。晚上十一点，他还要打着手电，再巡一次井。

尽管如此，这个在荒野中独行了半生的男人，硬是把孤独的日子，过成了诗。

他喜欢摄影，攒钱买了一台尼康相机，天上的大雁、旷野的朝霞、抽油机的剪影、雨后的水洼、高高的青纱帐，都在他的镜头中。多年前，他就加入了山东省摄影协会。他喜欢打羽毛球，在井场旁的空地上，自己对着墙挥拍。他更喜欢写诗，从1987年就开始写。写的不是古体诗，而是现代诗，如今已积累下几十首。油田文联的人读了他的诗，连声说好。偶尔，他会去参加朗诵会，站到台上，把那些从自己心底流淌出来的诗句，大声念给人们听。

如果说范胜利把荒野活成了诗，那另一位石油人燕鹏，则把市井里的油井，守成了安稳与踏实。

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中，藏着4口特别的油井。它们属于辛110斜8井组，日产液量十四五吨，站在锦华南小区翠湖小区的楼宇深处。四周是阳台晾晒的衣物、嬉闹的孩童和万家灯火。

守护这组井的人，叫燕鹏。2001年，他来到边远井管理区，一干就是14年。起初是押运员，跟着油罐车在荒野里跑。那工作需要爬到高高的罐顶上检查计量。一次攀爬罐顶时，他的左膝盖不慎重伤。夜里疼得翻不了身，下不了床，他硬是咬牙坚持了好几个月，慢慢熬到不疼了。这是工伤，可他至今没对单位的人提过一个字，单位里也没人知道。“习惯了，能扛就扛过来。”他说。

如今，他的工作地点固定在了这片楼宇环绕的井场。每天，两辆油罐车会准时驶入，完成拉油作业。他的任务是填好每一张单据，签好每一个名字、确认每一笔数据无误。

他爱琢磨，自学了电工技术并考取电工证，对无线电维修也感兴趣，常抱着手机一点点研究。清晨五点，拉油车还没到，井场安安静静，正是他学习的时候。

学会了，他在井场里转悠，最常做的事是拔草。他说，拔草是为了消防安全。他弯下腰，一拔就是两个多钟头，直到井场周边寸草不留，清清爽爽。他个子高，干这活需要一直俯身，但他做得一丝不苟。

他的生活透着一种老派人的讲究，极有规律。不抽烟，不喝酒，注重养生。早餐是几粒花生米、一个鸡蛋、几片生姜。中午自己用心烧个菜，热个馒头。

无论是范胜利还是燕鹏，他们都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却用日复一日的陪伴，守护着地下黑金，守护着油田的血脉，更守护着一代又一代石油人刻在骨血里的信仰。

石油“新铁人”

荒原深处，盐229井组的8口油井日夜不息。这里日产液量八九十吨，每天需要油罐车来回拉运近10车，伴生的天然气则以“万立方米”计。守护这个小规模“油田”的人，叫贾红光。他身高1米8，体重85公斤，高大壮实，如同旷野里一大块行走的铁柱。

2002年，他被派到营1井，那是一片麦田中央的独井。没有监控，只有一辆自行车和生产班车定时接送。他一个人守着井，也守着无边的寂静与潜伏的不安。夜里，有一群不明身份的人用铁棍砸窗，边砸边叫，赶快给我们开门，放油，不然，你知道后果的！他没有开，在屋里攥紧一把大管钳，顶着砸窗的巨响报了警，直到押卫队赶来。后来，那口井光出水、不出油，就关了。从此，他像送走一个老友似的，心里空落落的。

后来他转岗当了押运员，跟着油罐车在颠簸的土路上、在铺满碎石瓦

砾的便道上奔波。两年颠簸下来，落下了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，不得不在中心医院躺了一个多星期，椎骨里打进了两颗钢钉。他成了名副其实的“铁人”。从此，阴雨天就成了他身体的警报器，腰疼发作时，从家门口走到菜市场短短几百米路，这个铁塔般的汉子，却得扶着墙一寸寸地挪。

如今，他在盐229井组已待了八九个年头。8口井，6个大储罐，是他的全部世界。他性格内向，话不多，所有心思都用在井上。一天巡查十遍八遍是常事，经常忙到下半夜，只为确保六个大罐按时、按量地灌满。每天的气量都在十几万立方米，换算一下，相当于二十吨原油。这些数字，他记得比什么都清。

他的生活极简。日常的菜和馒头都从家里带，生活用水则自己开车去附近的加油站或公厕接。有人见了不解，怎么连公厕的水也接？他答得实在：“别处多半不让接。公厕的水，可以放心用，没人管。接的时候，不用担心突然有人上来拦你。”

荒原之上，有人用钢铁之躯扛起责任；市井之中，亦有人以细腻之心守护品质。他们虽身处不同岗位，却同样心怀赤诚。

在边远井管理区的卸油站，翟福霞是仅有的两名女工之一。她的手腕上戴着一只和田玉镯子，温润的光泽，与周围粗粝的钢铁管线，形成了一种奇异的映照。

1993年春，刚满十六岁的她从油田九中毕业，直接走进采油厂，当了一名工人。那时，她是全厂年龄倒数第二小的，只比另一个女孩稍大一点。青春，早早地染上了石油的气息。

2001年元月，她调来卸油站，一干就是十三年。岗位是地磅工兼化验员。每天，她要为二十多辆油罐车称重、取样、化验。枯燥的数字和重复的动作，构成了她几千个日子的基本韵律。

经年累月，她练就了一种特殊的本领——对原油颜色的分辨。在她眼里，那不是单调的“黑”，而是有着丰富的层次与性格：有的是浑黄的土黄，像黄河沉淀的泥沙；有的是凝重的黑绿，仿佛深潭的颜色；有的是纯粹的墨黑，稠得化不开；还有的是沉郁的褐，带着大地深处的温热。大部分原油气味都很重，浓烈、滞涩，沾在衣服上几天都散不掉，但她早已习惯。每一种色泽与气味的背后，都连着一口遥远的井，一个独自守井的人，一段从荒原或城市夹缝中跋涉而来的旅程。

十三年里，她几乎从不午休，中午匆匆吃一份盒饭，就又回到岗位。她的手一遍遍操作仪器，目光一次次投向磅秤屏幕与试管中深浅不一的油样。那只玉镯总是在她忙碌的手腕上轻轻晃动，偶尔碰在操作台边缘，发出细微的脆响，为这重复绵长的劳作打着漂亮的节拍。

在路上

从清晨的第一声鸣笛，到深夜的最后—程归位，在一条条运输线上，他们是路上的行者，是能源的“摆渡人”。

颜安东人瘦削，精神头却足，眼神亮，说话走路都带着一股爽快劲儿。每天，他的时间被严丝合缝地切割成以“车次”为单位的片段，核心任务就是安全、准时地接运四五年原油。这活儿听着简单，内里却绷着一根分秒必争的弦。

那天下午，他已拉完一趟，油罐车缓缓驶过卸油站的地磅。磅房站着个熟悉的工友，两人隔着车窗打了个招呼。工友凑近说了两句话，颜安东笑着应和。可话没说几句，他抬手看了看表，脸上那点闲适立刻刻了回去。

“得上车了！”他语速加快，朝工友匆匆一点头，转身就小跑回自己的车辆。一边拉开车门，一边抛下一句：“不能慢，后面车都等着呢！”

这就是他的节奏。装油有严格的时间规定，一车油，灌注时间不能少于十五分钟——太快了会产生静电，危险；装完，还得在指定区域静置至少五分钟，充分释放静电，才能驶离。每一个环节都被规程卡着，看似等待的时间，实则心悬在高空。无时无刻，不在计算着下一段路程是否拥堵，掂量着抵达下一个井点或卸油站时能否顺畅。他说：“每天四五车油，太紧张了。检查太多，一环扣一环，慢了这就耽误全盘。”

他的生活因此被拧紧发了条。清晨4点50分准时起床，天不亮就赶往边远井管理区，领取当日的运单和井站钥匙，然后搭乘班车前往停车场。一天就在驾驶室，在颠簸的巡井路与相对平坦的公路间交替穿梭，直到最后一车油稳稳地卸入储罐。

在押运这条线上，如果说颜安东是奔跑在时效里的“加速器”，那王军，就是坐镇副驾的“定盘星”，一急一稳，默契守护着每一趟运输的平安。

王军的作息，精确得像号令。凌晨三点五十分起床，泡一包方便面。四点半，准时离开位于锦华一区的家。五点一刻，他的身影已经出现在停车场，开始一天与油罐车为伴的行程。

他不善言辞，说话慢条斯理，仿佛每个字都在心里掂量过。那天，他的车在井场旁陷进了泥水里。费了好大劲才出来，车身溅满了斑驳的泥点。他没有急着去赶下一趟任务，而是径直把车开到了洗车点。水流冲去污泥，露出原本的漆色。保持车辆干净，是他的习惯，一种近乎本能的坚持，也是对钢铁伙伴特有的尊重。

这份工作没有通常意义上的节假日。春节，多数时候油井不停，车轮也就不停。二十三年里，他在家过的春节，不到十个。

问他觉得苦吗，他摇了摇头，说话依然慢：“我很幸福。”他有一双儿女，一个儿子，一个女儿。这份简单的拥有，让他知足。他的愿望，和他的人一样朴实：一是完成任务，单位有个好效益；二是孩子们学习好，将来能考上好学校。

终点即起点

卸油站是这片土地上所有边远原油的最终归处。一百多口散落在荒滩、麦田甚至楼宇间的边远井，无论产出稀稠，最终都由油罐车运抵这里。将这些“颗粒”悉数“归仓”的领路人，是站长王书军。

2004年，王书军被派去看守一口边远井——那井孤零零地立在无边无际的野地里，每日仅有一辆油罐车前来。油特别稠，稠到无法流入任何管线。陪伴他的除了一台抽油机，还有一条捡来的小狗。白天他围着井转，晚上守着板房里一盏孤灯。

野地太大，人太渺小。他得自己想办法，把空旷的时间填满。

他“好溜达”，远处一道大坝成了每日散步的路线。走上去，望着天地交接的尽头，一盒烟就在这无边的寂静中慢慢抽完。过年想家时，他把从家里带来的一挂鞭炮，放到两百米外的小公路上点燃。噼啪声在寂静的旷野里炸开，像是对抗虚无与寂寞的宣言。

平时吃水，要去一公里外背回来，用水因此格外金贵。每次上井前，母亲总会蒸好一大锅包子让他带上。饿了就在炉子上热两个，既省了做饭的麻烦，也把家的味道带进了荒野。余下的时间，他用来自写日记。那时没有手机，电视信号也时有时无，日记本成了最忠实的听众。他写得很细：“今天拉油半小时，人走了。”“风大，刮得板房门哐哐响。”“小狗追野兔，没追上。”一次几百字，一天不落——那些字句笔画，是他与无边寂静的对话。

如今，他早已不是那个独守野地的看井人。作为站长，他的世界围绕七台卸油泵、众多储油罐和一套精密的计量系统运转。每一滴从四面八方边远井跋涉而来的原油，都要经过他眼前的计量、化验、沉降、输送，再通过管道前往更大的联合站。这流程严密、喧闹却有序。

他最熟悉每口井油的脾性——稠的得加温，含水的需静置，气量大的要格外小心。这里的每一个阀门、每一段管线，甚至空气中油气浓度的细微变化，都装在他心里。

卸油站并不算大，但他把站里的事看得比天还重。这是他的职责，也是他的天地。

他有一空就站在卸油站门口，以自己的方式，迎接每一辆油罐车，也迎接那些来自边远井的、性格各异的原油。

边远井，偏远、孤僻，而守护它们的人，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“边远井”？

他们独自驻守在荒僻的井站，与风声为伴；他们驾驶罐车，在颠簸的土路上日复一日地丈量着孤独与劳苦；他们在城市中心的井场，于市声轰鸣中保持沉寂。他们如范胜利，在荒凉中开辟诗与摄影的精神家园；如燕鹏，在楼宇缝隙里平静地等待退休；如贾红光，将生活的重担与井场的职责一同扛起；如翟福霞，用十三年的光阴分辨每一滴原油的色泽与情谊。

珍视边远井，保护边远井。管好了，就送走；把最亮的星，交还给夜空；把最硬的骨头，留在自己碗里——这近乎是一种沉默的、极为伤感的交付。而这，就是边远井管理区不动声色的职责，也是它寂静却勇毅的使命。这不仅出于对每一份石油资源的珍惜，更体现了现代工业文明应有的温暖与关怀。它意味着在追求效率的宏大叙事中，依然肯为那些微弱的个体俯身位置。

让最偏远的井，也有春天；让最孤独的守护，也有价值。让所有被遗忘的边缘之境，终将被看见、被照亮。这是一种最具现代理念的石油精神——它不仅是对地层的开拓，更是对内心的深耕；不仅是征服荒野，更是与荒野达成深情的和解。